

No Craziness 不疯魔 No Genius 不成活

“Geniuses are madmen” as the saying goes. This remark seemed particularly to fit the art world. Without the craziness, it is difficult to devote oneself to the art, to surpass well beyond the letters of the secular world and to absolutely release his or her creation. To improve one's professional skill needs some blindness and fool which can achieve genius' greatness.

常言道：“……天才都是疯子。这句话用在艺术界似乎尤为合适。没有疯狂，就很难全身心地投入艺术，没有疯狂，就很难超越世俗的羁绊，没有疯狂，就很难完全释出自己的创造……钻研一项事物，总要有些疯狂的痴劲儿、傻劲儿，才能成就天才的伟大。”



《黄河水千载日照南山》

Shi Lu's Craziness and Enthusiasm Towards Art

人责我怪我何怪 不屑为奴偏自裁

文 / 朱敏

Shi Lu's craziness derived from his pure persistence, we may say to renounce the world or to fit the situation. Behind his madness was his indelible love for art.

京剧里有一句话：不疯魔，不成活。这句话用在石鲁身上，再合适不过。

20岁之前，他是四川仁寿地主书香之家的阔少冯亚珩，20岁时，只因慕石涛、鲁迅之品格，为自己改名石鲁，并毅然抛弃荣华富贵，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退学，拿着学费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穿巴山，越秦岭，历经千里跋涉，奔赴陕西延安，以画笔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64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对石鲁历经20年心血创作的《转战陕北》大表不满，认为寓意反动，把毛泽东逼到了悬崖边上，石鲁闻后大为愤怒。有人奉劝石鲁把画改一改，石鲁坚决不改。他的第一本画册《石鲁作品选集》也因这幅画被中宣部要求紧急收回。有人让石鲁把这幅画从画册中撤掉，石鲁依然态度决绝，不撤，



《春满桃花天》

并退还了所有稿费。

同年，石鲁以全新笔法创作的巨幅革命历史画《东渡》，被指责为“丑化领袖”，未能进京展览。次年，石鲁因肝硬化做气功疗养，加上两幅画引起的波澜，他走火入魔，患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几天里他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

“文革”开始后，石鲁被斗成“黑画家”，被揪出精神病院接受批斗、游街、拷打等残酷虐待。他住在自称“芦屋”的斗室里，身着肥大的大衣，浪迹市井，或嬉笑怒骂，或自吟自唱，以酒代饭，如痴如醉。院内有一树，某日他见树落叶不止，悲从中来，于是刻一“木”字，再加围框，成一“困”，仰天大笑。

1969年，他两度从囚禁的“牛棚”外逃，在乡下流浪、乞讨。饿极了，他就生吃农民的包谷，还不忘打个借条。被抓回来后，他仍在人眼疏漏之际连写了几十首“反诗”。

“文革”中的石鲁，一方面跌入了生活最底层，另一方面又逍遥在自由精神的云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的生命活出了最高质量，成就出其画作“野、怪、乱、黑”的独特气质。

他将自己禁闭屋内，不吃不喝，整日沉浸在超现实之中，赤身裸体疯狂作画。尽管这批超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有些离奇和荒诞，但都是围绕着一种幻觉和现实，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在其中缠绕交错，石鲁将其内心的错综复杂肆无忌惮地表露无遗。

面对苦难，石鲁多次画《兰花图》，落款“兰之香也，不食肥土”、“兰宜乎瘦土”。一场大雪之后，他毅然挥毫，寥寥几笔，着墨极少，画面几乎是空白，却有大雪铺天盖地之感，题款曰：“人说吾画黑，一场大雪洗去一斗墨。画当黑者则黑，当白者则白。”

1970年，石鲁以“现行反革命罪”被上报要求判处死刑，由于精神病发作而死里逃生回家养病。其间，他对新文人画、新国画的探索风格日趋明



《秦岭山中》

朗，同时创作大量诗词，书法也自成一体。

1973年，陕西省组织班子重画《东渡》。当政要和如潮的观者簇拥在一幅千军万马构图的巨幅油画前亢奋万状时，石鲁怒斥：那不是《东渡》，是《观

渡》。用大杂烩的方式表现宏大的历史，不仅是对艺术的亵渎，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艺术就像酿酒一样，是对生活最精醇的提炼。

这就是石鲁，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人，正如他的诗云：“人骂我野

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魄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责编 知闲）